

透视传统文化节目热③

传统文化类节目热潮传宝岛

本报记者 柴逸扉

古典才女广受追捧

《诗词满腹古典才女武亦姝》，这是台湾《中时电子报》2月10日“两岸星期人物”栏目的标题。标题所指的这位武亦姝，就是第二季《中国诗词大会》的冠军，来自上海复旦附中。年仅16岁的她，不仅“长发披垂、柳眉凤目”，而且诗词储备量多达2000余首，场上表现从容自信。中时电子报的这篇文章用“这位充满古典气质并诗词满腹的女孩，在中国古典诗词歌赋的衬托下，完全满足了人们对于古代才女的想象”来夸赞武亦姝。

除了对这位古典才女进行追踪报道和赞美，台湾媒体和网友也对整个诗词大会活动很关注。比如台湾《旺报》对第二季《中国诗词大会》的开播进行了报道，并感叹近年来大陆歌唱类选秀节目席卷两岸后，看起来生硬的《中国诗词大会》同样能够吸引两岸网友；台湾TVBS电视台也推出关于这一话题的新闻，用视频片段展示武亦姝与人称“万词王”的语文老师王子龙的交锋，令观众感叹选手高超的文学素养与赛场的激烈气氛。

事实上，在这场《中国诗词大会》之前，2013年10月河北卫视《中华好诗词》第一季播出时，台湾中天新闻就以“写汉字，考成语背诗词，陆娱乐新PK”为题，关注大陆荧屏国学文化类节目，阐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电视节目背后的文化底蕴。此外，中央电视台《汉字听写大会》、贵州卫视《最爱是中华》等弘扬国学的电视节目，也都成为近年来荧屏出现的主流文化类节目，同时，这股热潮也引发海峡对岸的关注。

岛内参与者频现身

对大陆文化节目的关注，台湾媒体及网友不只是因为感叹节目本身的文化味和精彩性，还由于这些节目里时常出现的“台湾身影”。尽管近期的《中国诗词大会》没有出现台湾选手，但在《中华好诗词》第二季节目中，来自台湾大学法律系的张仲宇和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梁道萍，上演了一场诗词巅峰对决，受到岛内媒体和网友的热捧。

“大陆的节目越来越多元化，沙画+诗词，有创意，且能让人增长语文知识。”“（武亦姝）才16岁就这么厉害，后生可畏啊！”……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第二季《中国诗词大会》节目火爆荧屏，同时也引发了与内地同文同源的台湾网友的关注和赞叹。

相较于娱乐性强的主题，《中国诗词大会》《中华好诗词》《汉字听写大会》等节目更具有文化味和教育性，它们的出现，引发了台湾网友对选手们深厚知识积淀的赞叹和对传统文化继承的思考。



▲台湾某电视台报道《中国诗词大会》

由于从小受父亲影响，张仲宇非常热爱诗词。他在《中华好诗词》第二季的对抗中，击败原擂主武汉大学曹一鸣，成为新擂主，同时也因其高大帅气的外表，被网民封为“国学男神”，当晚他的微博粉丝量就从70人涨到3000多人。次日，台湾东森新闻也以“台大女生登陆比诗词，高帅外表受封‘男神’”为题，报道了台湾选手参加大陆诗词节目的新闻。

随后在节目中，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大一新生梁道萍与台湾老乡张仲宇的巅峰对决，让评委啧啧惊叹，直夸领略了台湾年轻人的新风采。节目播出后，两位擂主被海峡导报誉为“宝岛双骄”，台视新闻《早安你好》则以“陆诗词PK战，师大女生击败台大男神”为题，专题报道两位选手在大陆上演诗词对决的节目盛况。中视、华视、壹电视、东森、TVBS等7家当地电视台对此次《中华好诗词》进行了专题报道。

母语是最美的旋律

斯琴格日乐

2012年做《山泉》这张专辑时，我在歌里加入了很多不同的民族乐器，比如苏格兰风笛、马头琴等。没想到这些乐器融合起来很有意思，很多人喜欢。于是，我萌生出一个想法，为什么不把我们国家少数民族的音乐都拿来翻唱一遍呢？紧接着我就做了《织谣》这张专辑，收录了11首用不同少数民族语言演唱的民歌。用他们本民族的语言、现代的编曲、多民族乐器的融合，把这些民族音乐编织到一块儿。

少数民族的色彩是特别丰富的、冲撞的。越是冲撞的融合，越有不一样的魅力。音乐上也如此。我特别喜欢这种冲撞的美。像我的乐队里有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还有波兰裔的美国人、加拿大人、爱尔兰人。这种融合与冲撞会给人带来多元的美感、丰富的质感。

单就每个民族的音乐来讲，又是具有自己强烈特色的。主要表现在每个民族的音乐都有自己的律动性。这种律动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语言。其实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旋律和节奏。所以，民族音乐最好要用母语来诠释和演绎。我记得去年在美国，发现电视上在播《甄嬛传》。他们把电视剧主题曲由汉语改成了英文，听起来完全没有汉语的意境和韵味。

汉语的歌谣就要用汉语来唱，蒙古族的民歌如果用其他语言来唱，就会少一些味道。有些人担心用母语演唱，接受度、传播度差。这不是我考虑的。我考虑最多的是什么才是最好的音乐？好的音乐会抓住你的心。语言只是其中的一种旋律，一种节奏感。它并不需要你懂和理解，如果你非常想理解歌的意思，现在各种渠道也都能帮助你查询到。

我们国家的欣赏水平还在提高。少数民族音乐的保护和发展，也有非常好的环境。对于音乐人来说，现在不是没有发展的空间，而是存在如何做得更好、更精致的问题。音乐人首先应该把原汁原味的民歌保护下来，不要去破坏它。现在有些音乐人会把一些古老的民歌改掉，改了名字或者改歌词，说成是自己的。这样不好。古老民歌能流传到今天，一定是非常有价值。我们不要乱嫁接，更不要粗制滥造。在保护的基础上，再去谈如何更好地演绎它、表现它，用新鲜的编曲来丰富它。（本系列与东南卫视《天籁之声》合作，由郑娜采访整理）

音乐人谈民族音乐发展③



浙江卫视《王牌对王牌》第二季自开播以来，收视率节节攀升，网络热度持续发酵，微博话题阅读量目前已经突破40亿，各大视频网站点播量突破13亿次，一举成为周五的综艺“新王牌”。

能创造这样的成绩并非偶然。“合家欢”综艺看上去门槛不高，但要做到真正的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别具一格，让人开怀大笑的同时又能有所感悟，不花点力气、下点功夫研究也很难做到。从内容上看，《王牌对王牌》把热门影视作为主题搬到综艺舞台上，确实比较有开创性，比如武侠主题、春晚主题、后宫主题，都以影视为线，串起了全年龄段观众的共同记忆和怀旧情感。

这样的节目设置是有新意的，特别是为当下“合家欢”综艺增添了新鲜元素，丰富了电视荧屏内容。有完整情感线作铺垫，《王牌对王牌》在游戏设计、节目环节安排上就更有针对性，更为巧妙，也更吸引观众。最近一期后宫专题邀请了刘晓庆以及几位热播宫廷剧的演员。对于任何一个节目组而言，在众星云集的嘉宾阵容中能够做到平衡每个嘉宾的“戏份”而又不失主次地突显主题是件困难的事情。《王牌对王

别具匠心的合家欢

《王牌对王牌》



▲刘晓庆（左）参加节目

牌》利用“规定情境”这个办法非常有创意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节目组先是设定了“后宫”这个特定场景，让所有的嘉宾都情不自禁地把自己带入到各自作品的经典角色当中，然后又埋伏下了寻找卧底“一枝梅”这条暗线，使得游戏环节仅仅成为一个载体，更为核心的则是新老戏骨之间演技的比拼。

节目高潮刘晓庆霸气重现二十多年前电视剧中武则天登基的经典场景，仅是一转身，一代女王霸凌天下的气势显现无疑。“人不过是这天地间的沧海一粟，我走到今天能站在这儿，太艰难了，呕心沥血忍辱负重，要有怎样的坚韧不拔，才能走过这无尽的唾骂、诅咒和陷害，才能活得像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刘晓庆这一段转身独白不仅勾起了几代人的回忆，也用人戏合一的人生道理去感化后辈的演员和观众。

正因为有这样的情感铺垫与升华，《王牌对王牌》脱离了低级游戏竞技节目的趣味。一方面，其轻松愉快的氛围为繁忙都市人群打造了解压利器；另一方面，其蕴含的情怀和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引起共鸣。做到这两点，不简单。

（张梦瑶）

“艺海问道”论坛举办

近日，在京举办的第14期“艺海问道”文化论坛，邀请文化界多位专家学者与会，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下简称《意见》）提出建议。

作为传统文化工作者、传播者、研究者在迎来重大机遇的同时，也迎来重大挑战。如何鉴别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如何用传统文化滋养文艺创作？如何将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产生活？如何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吕品田等专家学者结合各自工作实践与理论思考，回顾了传统文化自近代以来从争鸣到共识的文化回归过程的同时，解读了《意见》从理论到时间层面的重要部署；既论及民间文化资源的挖掘与继承，又谈及传统文化与日用常形的结合等问题。

“艺海问道”文化论坛由《中国文化报》理论部主办，旨在通过沙龙、笔谈、对话、研讨的形式，对文艺界关注的热点现象、学术思潮及大众文化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分析探讨。（郑娜）

中央歌剧院首推演出季

中央歌剧院2017年演出季日前正式推出。今年演出季囊括了歌剧、音乐会版歌剧、交响音乐会、综合音乐会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规划演出场次近80场。其中，包括原创民族歌剧5部：《红色娘子军》《红军不怕远征难》《玛纳斯》《边城》《风雪夜归人》，世界经典歌剧4部：《艺术家生涯》《蝴蝶夫人》《卡门》《魔笛》，等等。演出季不仅将与北京观众见面，也将深入老少边穷地区和校园，走出国门。

演出季是国际职业演出院团通行的演出方式，目前国内只有少数院团、剧院设置演出季。此次，中央歌剧院首度推出演出季，根据歌剧发展规律设计年度演出安排，意味着在职业化管理、与国际接轨上迈出了重要步伐。（文纳）

过了正月，返城大潮渐渐收尾，无数务工人员已经离开家乡再次奔赴大城市，他们身后的“留守儿童”现象也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根据2016年11月民政部公布的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工作情况，全国现有农村留守儿童902万人。如何更好地关爱保护“留守儿童”群体的成长？深圳卫视播出的《闪亮的爸爸》第二季唤起大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闪亮的爸爸》：为留守儿童点一盏灯

《闪亮的爸爸》第二季通过摄影机全程跟拍明星到云南山区支教，记录大人与孩子、城市人与山区留守儿童之间经过试探、沟通、磨合，最终走进彼此内心的历程。节目中，几位明星深入到云南省泸西县永宁乡城子小学，以支教老师的角色介入孩子们的生活，尝试抚慰他们的孤独心灵。

节目嘉宾张晓龙刚踏进城子小学时，第一反应是惊讶这里原来修建得这么好，还需要我们吗？显然，他此前对乡村小学的印象还停留在十多年前希望工程海报上的茅草房。事实上，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植下，孩子们享受着和城市几乎不相上下的教学环境，学校是村里最亮眼的建筑，而且每个教室都配备了多媒体设备，真正做到了“再穷不能穷教育”。

据当地小学校长介绍，他们目前面临的问题已不是物质上的匮乏——硬件足够硬了，但软件还不够。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们，需要有人带领他们学习除了语数外以外更广阔的世界，包括良好的生活习惯、享受音乐体会审美、与人相处的礼仪等等。

在节目中，孩子们面对镜头，说出了自己内心质朴的渴望——想拍全家福，想给在外辛苦工作的爸爸妈妈买身衣服，想对他们说一声辛苦。他们想要的如此简单，但却至今无法实现。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不仅仅是“留守儿童”了，而是代表所有渴望与父母互动交流的孩子。这些话对每个观众都是一种触动。毕竟，亲情缺失不是乡村家庭独有的问题。城市里很多忙碌的父母，每天不是加班到很晚，就是坐在家依然电话不断、微信不停，不能和孩子形成有效交流。

某种意义上来说，《闪亮的爸爸》第二季不仅是一档真人秀，更像一次基层教育的纪录片。它一方面呈现出中国基层教育与留守儿童的真实现状，另一方面也为年轻父母敲响警钟，让大众看到孩子不会自动长大，缺少陪伴给他们心灵造成的缺失无法弥补，而哪怕是一点点关爱，对他们都有着重大且长远的意义。更加值得借鉴的是，它突破了综艺一味追求爆点和槽点的刻板印象，而是将落脚点放在社会话题上，主动探寻娱乐之外的社会价值导向。（黄金子）



▲节目录制现场

墙内看花

好的表演永远不过时

郑娜

用震撼来表达《兄弟姐妹》的观剧体验，还远远不够。这部30多年来在俄罗斯常演不衰的舞台剧，以史诗般的架构，讲述了二战结束后几年间，一个农村艰难的生活图景。从整体的舞台艺术到文学、人物、表演，都堪称经典。

天津首演当天，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来了不少教授，北京的戏剧工作者、戏剧圈记者也纷纷赶到现场。当晚由天津返回北京的最后一趟城际列车上，几个车厢全是看完戏回去的人，可见这部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之大。

作为今年林华戏剧邀请展的揭幕大戏，《兄弟姐妹》分量确实很重；改编自世界名著——苏联作家阿勃拉莫夫的《普里亚斯林一家》，由俄罗斯国宝级导演列夫·朵金执导，他被认为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最佳传承者和诠释者，是俄罗斯乃至欧洲戏剧的一面旗帜。

众所周知，中国戏剧专业的一些理论知识、表演方式，都是从苏联的戏剧概念中得来，这其中包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此体系一直被中国戏剧奉为圭臬，但如今却备受年轻一代怀疑甚至抛弃。问题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真的过时了吗？深入生活的、扎实的表演这个时代真的不需要了？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兄弟姐妹》有30多位演员，大部分都是“85后”。他们对历史和角色的理解与把握，远远超出同龄人，而他们的表演之厚实老到，让北京人艺的一位演员看完戏后也不由得感叹，国内哪个院团也找不出这么多优秀的演员，包括北京人艺。

优秀是需要打磨和训练的。在彩排现场，有工作人员观察到，即使多次演出，朵金还是要做很长时间的个人阐述。有个10分钟左右的群众场面，朵金还要花一个多小时抓紧时间。后来，他干脆让所有人到排练场，由他当场上起表演课。朵金说，相比“创作”，他更喜欢“研究”。戏剧就是研究生活。每次新作品开排，旧作复排，到外地采风前后，包括演员和舞美等所有参与制作者，都要阅读上千页的相关材料。文字与影像材料消化过后，才是塑造角色与寻找表达手法的工程。

说到底，戏剧还是得依靠演员的表演支撑起来。《兄弟姐妹》的故事蓝本，中国也有。中国不乏史诗，不缺苦难，不缺舞台与观众，但为什么捧不出我们的《兄弟姐妹》？原因之一，恐怕就是对表演这件事不够严肃，容易妥协。